

父親與交大

溫瓊岸

父親畢業於上海交大，交大在台復校，先父即放棄原有的工作，舉家遷往風城，參與復校工作，那年，我兩歲；之後，他作了十七年溫教授，直到我高中畢業，工研院改制財團法人之際，他才離開交大轉任工研院；感覺上，溫教授在交大算是德高望重的，只是，在家裡，他總是淪陷在三個女兒加一個老婆的絕對優勢下，處境...

常常被問及是否知道上海交大以及復校早期交大種種，其實，父親堅持居家就該輕鬆陪家人，在家，他從來不提學校發生的事，父親隻身來台，我們從未見過祖父母，父親也甚少談及過去，只在生活中偶而捕風捉影：

大姐想買車的時候，父親極力推薦Austin，問他為什麼，他說：「我十六歲進入上海交大，妳們祖父買了一部Austin給我，但我從來沒開過，知道為什麼嗎？因為上海交大對面有一所貴族學校（聖若望還是聖約翰？記不清了），如果我開車上學，一定會被認為是對面學校的，多沒面子。」

有一年，他替畢業班寫畢業贈言，他完成一首九言詩，其中涵括了班上所有學生的名字，我問他怎麼辦到的，他說：「我五歲念小學，妳們祖母陪著上，外加兩個書僮跟著，九歲唸完古文觀止，到現在我還背得出來。」（經當場測試無誤）

選填大學的時候，問他為什麼唸電機，他說：「我的祖父是作官的，我們老家在江蘇有香廠，有紗廠，有兩艘運紗船跑長江，我在自家客廳學騎腳踏車...，可是，我想作點不同的，工程師比較有意思。」

父親就是如此的非常交大，非常實學以及非常工程；我始終認為父親深受交大影響，在日後有機會接觸多位老交大的學長後，發現他們真的有諸多共同點，也許，我在耳濡目染中，早已喪失公正性，但我真的覺得交大人，可愛。

關於父親的交大意識，我一直覺得老交大人（復校前）真的是摯愛交大，印象中就是這一群老交大，出錢出力出意見，建校舍，決定學校定位，聘教授...，父親在交大的十七年，他的上班時間是：七點至二十一點，包括大年初一在內；除了陪家人的時間外，他的時間全給了交大。

四十年後的現在，我們感佩他們的真知卓見，引領台灣電子企業起飛，四十年前，他們決定以電子研究所復校之際，資源設備人力均乏，就靠著這批老校友同心協力作後盾支援；那時候，每到校慶，父親即如期待新春團圓般，迎接校友返校，我們自然也被指定一定要恭迎叔叔伯伯；提及此，記得有一回拜訪殷琪小姐，她提到，每到交大校慶她就被「規定」要去交大，我們會心一笑，真是處境一致。交大意識在那

交大人的下一代



中立持相機拍照者為溫鼎勳教授

一代的交大人心中是極其高昂的。

此外，在那個時代交大意識可是影響深遠，全家總動員，小時候，交大清大兩校眷屬多數唸竹師附小及曙光小學，上下學有交通車接送，當時，交大校車上的我們與清大校車上的他們在放學等車時總會碰面，我們稱他們「青蛙大學」，「蝌蚪大學」.... 一路吵了六年；他們稱交大什麼？猜吧！那也是絕對勢鈞力敵的梅竹賽。

父親的實學派真是令我望塵莫及，從有記憶起，父親每晚就寢前總要看半天「書」，（後來知道那都是IEEE Transaction, Magazine 以及 Spectrum）小時後我喜歡整理家裡的書庫，非常痛恨父親的書，滑溜溜的封頁，極多的數量，真是讓它們站也站不住，躺也不平穩，直到唸研究所，就發現它們的可愛了，我完全不需要去圖書館查paper，相關 Journal 父親幾乎都訂了，而且，都看了，我只要找出關鍵字，問您最近有什麼相關論文，您就可以清楚告訴我在那一本期刊，那一期，有那幾篇相關論文，我說您有過目不忘的特異功能，您從不承認，只說自己專心，這倒也無可置疑，早餐桌上，是您的早餐看報時間，您一看起報來也是專心一意，連我們偷偷換了您的早餐，您邊看邊吃完後，仍然毫無察覺。

吸收新知是父親生活的一部分，融會貫通更是您的享受，您常說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父親有一個萬能蘋果，小時候，您用蘋果解釋加減乘除，長大後，您仍用那個蘋果解釋 Interpolation, spectrum... etc.，您的女兒女婿唸的都是電機資訊，包括：Device, Process, CAD, Computer Science, Coding您可以應付我們所有的問題；我真的相信您們那一輩治學態度的誠懇，所學的踏實，讓您們可以真正一以貫之，我羨慕不已卻始終無法學得。

在學校也常聽教授提及父親種種，他們說，半導體中心的某儀器壞了許久修不



好，父親那時候擔任教務長，他建議應如何修理，還說那儀器和他的照相機原理一致，教授們半信半疑，一來想教務長怎麼會懂半導體中心的儀器，二來想半導體中心的儀器怎麼會和他的照相機原理一致，但是，姑且一試，真的修好了；幾位教授一致的說法是，學校的儀器一有問題，找溫教授就對了。家裡的東西也一樣，他愛買電器，只要有新產品他一定先買為快，買來先拆，拆完了裝回去用，一有故障，他即刻知道問題所在，自己能修則修，否則就換新，他又堅持家用電器五年就要換新，他說：「如果大家都把電視冰箱一用十年，那國家經濟怎麼會進步？！」

他的一以貫之除了用於學問，更充分反應在生活作息，尤其是穿著，每年一到十一月是他的冬令換裝日，不論氣溫如何，他一定開始穿上他的固定款式的皮衣，到了五月是他的夏令換裝日，不論氣溫如何，他一定開始穿上他的固定款式的短褲，他永遠選擇同一種款式的鞋，襯衫一定要兩個口袋，整體搭配總被女兒們抨擊得一無是處，他仍是一意姑行，後來，那些他堅持的款式漸漸在市面上消失，只能訂作，他還洋洋得意說：「多好，連Shopping 的時間都省了。」

奇怪的是，他絕不是Old Fashion 的人，每次出國為我們帶回來的行頭，總是尖端流行，不知道老交大人是不是真為了要和對面學校有所區隔，刻意把自己裝扮得如此遜，江澤民先生與父親是上海交大同班同學，不知他日常裝束如何？

他的實學及一以貫之加諸在女兒身上的要求是：學鋼琴、練游泳、玩... 等等，一定要下工夫，不能為了考試唸書而間斷，寒暑假一定要實實在在的參加自強活動，輔導課就免了吧！他對新東西的好奇加諸在女兒身上的是：我們加入學校樂隊，他便買回了長笛、提琴加上家裡的鋼琴，加上三個Player，算是絲竹管弦都有了。

說到他的非常工程，那可真是身體力行：他從不摺被，理由是起床摺了被，睡覺

交 大 人 的 下 一 代

又展開來，完全是虛功，工程師不為也；您最得意的就是曾經有一陣子，您因為雷達專長派駐軍艦，艦上司令請您配合一下軍事作風，稍整內務，您硬是以工程師身份以及摺被不作功理論教司令放棄了要求。

每晚睡覺前，您堅持先刷牙再吃宵夜，理由是修牙齒工程簡單，吃宵夜前先刷牙是怕髒東西吃進肚，修理肚子工程太大，那麼，請您吃完宵夜再刷一次牙，您於是便不睬我們了，其實，就是偷懶罷了。

小時候，您總愛帶我們在實驗室裡混，給我們看看蚯蚓跳舞（Oscilloscope），說說雷達，講講天線，每到颱風天，電視天線的方向吹偏了，請工人爬上屋頂調天線之前您總要交代半天應該調什麼方向，電器行工人通常一來自自有定見，二來也聽不懂父親的國語，因此總要看他們爭執半天，最後是依從天線專家的還是依從電器行工人的，我們也不清楚，只要有電視看就好了。

許多與父親共事過的長輩也都知道，父親的辦公室是無以形容的亂，但是，您永遠可以在一疊亂七八糟的東西中，一手便找到所要的東西，即使是一張紙。而且，據說只要有人好心替您整理辦公室，一定挨罵，因為，如此一來，您就得花時間找東西；有一回，我在您工研院的辦公室見識了一番，您因為身兼二職所以有兩個大辦公室，大辦公室裏有兩張大辦公桌及兩套大沙發，全推滿了文件，書....等，您就趴在將近堆了一尺高文件的桌上辦公，客人來訪，您就請人家在門外找一把椅子進來坐，那位先生向您要幾份資料，您也不假思索，順手在左手邊一疊東西中，抽出一張，看也不看，交給人家，那位先生滿意的走了，我問您這又是什麼工夫，您開始說 Data Base Management, Indexing, Etc. 然後告訴我，您比IBM：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 還好用。

我很喜歡聽教授們說父親種種，您總是作得比說得多，我們少有機會知道您在學校的事，來到交大後反而聽到許多，比方說：您知道那位男同學在追那位女同學，您就會請收發室幫忙，讓那位男同學負責送女同學的信；父親自己下海從事行政電腦化，為了方便中文化作業，某一年就把學生學號 Reset 從 0000 開始編起。（難怪有一陣子您勤於研究四角號碼，那是電腦中文化的草創時期，您與王安學長一起玩了好一陣子）

父親自己動手整理校園花園，有人路過問您，「請問教務長在那兒？」您便指指教務長辦公室請人家進去坐坐，說教務長馬上來，然後，您再洗洗手走回辦公室，告訴人家您就是教務長。（難怪您回家很少說學校的事，家裡有一片大草坪，您從不拔一根草，如果讓我們知道您在學校如此勤奮，.....）

父親的非常交大，非常實學以及非常工程從小影響著我們，在那個升學主義補習風氣極盛的時代，您所堅持的是給我們一個合乎自然的學習環境，您覺得求學是靠自發，不必迷信要讀名校，更不同意轉學區，絕對反對上課時間以外的任何輔導課程。因此，我們從來沒進過補習班，您認為趁年少該作的，一是盡量享有多樣學習機會、

二是盡量玩、三是唸該唸的書；在那個沒有任何才藝班、音樂班的時代，您和母親親自拜訪新竹中學的體育老師，請他們收我們三個小女生為徒，教授游泳；又拜託聖母院的外籍修女教我們鋼琴；您所在乎的是學習就應該在基礎上縝密。

您的栽培從不代表想塑造我們的出路，您覺得人能擁有多方才能，有助於氣度上的培養以及生活上的提昇，您只是協助我們選擇也督導我們學就要專心學，自己要安排時間學，我們姐妹們陸續選擇了自己喜歡的諸多樂器，繪畫及球類，先不論我們是否真受到氣度培養及生活提昇，至少現在總能在兒子們面前耀武揚威一番。

父親更堅持要充分的玩，玩也要講求發揮功效，每年寒暑假，我們全家總是選個定點，選個好旅館一住三到五天，真正體會一小段山居生活，或海邊生活，決不兼程趕路，因此一趟中橫，我們可以走上一個禮拜，一趟墾丁，我們也可以在海濱住上一個禮拜；以我們現在安排親子遊，這樣的定點玩法總令我們覺得有點奢侈，但是以我看兒子們，他們決不介意去了多少地方，他們只想在海邊抓上半年螃蟹，再去爬上半年礁岩，我們的兼程趕路永遠讓他們意猶未盡，看來我們比兒子們幸福多了。

要學技能、要盡量玩、要唸該唸的書，您也要求作息安排要一以貫之，所以即使月考在即，仍要練琴、要玩、也要唸書。每逢隔週要考試的週末，我們家就會出現以下的爭執：母親會邀約我們上街看電影度週末去，我們會反駁：「要月考了ㄝ，該看看書了吧！」

父親一生能夠享有您想要有的生活，您是位生活大師，也許是交大給了您這樣一個生活哲學，也許是您的天賦異稟，而我生為父親的女兒，是我這輩子最大的幸運。

溫鼎勳小檔案

上海交大電機系畢業，民國52年參與交大復校工作，68年擔任工研院協理，78年過世。

溫瓊岸小檔案

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博士，現任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副教授。

小啓

由於友聲雜誌編輯室日前搬遷，原傳真機號03-5713961亦暫時更動為03-5731776。若您曾在六至九月間傳真信用卡訂閱單至友聲，但在八月號及十月號友聲徵信中卻無您的訂閱資料，麻煩您再重新傳真至03-5731776。

若您曾傳真更正新地址，但仍於舊址處收到雜誌，可能是我們沒有收到您的傳真，也請您再重新傳真至03-5731776。

如還有其他訂閱問題，可電洽：03-5731789 發行組 王惠珠小姐。